林初文詩文全集

林初文詩文全集

明福清林　章　著
男　君遷
　　古度　編次

表

擬宋製訓廉銘謹刑箴頒示中外羣臣

謝表　淳祐四年

伏以

帝德配天地之無私勑官常而重民命

王謨同日月之有耀輝纖何以及海隅仰
教戒之並行知 仁義之兼至
九重軫 念萬國承 恩繼以官之失德恒
由寵賂之彰民不聊生實則刑罰之濫故
持廉為居上之大節而慎獄乃厚下之深
仁詩咏五緎五紽南國播清修之化書稱
三宥三赦西周成刑措之功迨苞苴之恣
行遂狴犴之淹抑雖有節儉愛人之主未

闡訓廉謹刑之章齊主熹阿威已伸而恩則寡漢祖約法制雖善而意猶疎蓋自典謨之既湮久矣無仁儉之教何惑臣鄰之不擒邈乎乏清慎之風哉詎意明徵屬兹

昭代伏遇

皇帝陛下 慈仁天植 恭儉性成 承十

三 朝忠厚之遺休 撫二百年清明之

景運 崇儒重道六經咸入表章 發政

施仁四海用歸藝極　視蒼生猶吾赤子

盛治已臻於卿雲　望列辟以為良臣至

言仍昭於辰露端箴官貴乎守正而弼

教在於明刑　命之廉　命之謹勿蹈貪

殘之辜　示以銘　示以箴務存清恕之

念

天葩燦爛掩星緯以騰華

宸翰鏗鏘戛雲咸而儷曲　駿惠覃敷於朔

野藹然乾坤好生之心　鴻猷昭布於臣
工允矣帝王敦朴之道左右乎皇墳帝典
顗頎彼周誥殷盤豈徒賜偃松之篇蔡學
探索於刻石與夫頒勁草之句蕭瑀惕勵
以書紳已耶臣等職列崇卑愧無羔羊之
節分聯中外慚非鸞鳳之仁聽
天語之叮嚀敢忘祗礪覩
王言之渙汗不覺傴僂抑企慕楊氏之芳名

設綱戒吉生之亂政利藏於民富藏於國
弼成路遺之風功疑惟重罪疑惟輕期見
圜空之治謹佩箴銘於無斁庶比韋弦
以自儆伏願崇儉以爲臣先體仁而
居人長毋總貨寶常取鑒於商書欽
恤象刑用省覩於虞典黜饕餮之汙吏
舉遺種之直臣發諸言者見諸行百辟
受儀刑之益篤乎近而舉乎遠萬方成

順治之休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

御製思企顏曾十六字箴賜輔臣謝

表 丁丑會試 嘉靖七年

伏以

帝衷淵默常懷往喆之思 王制天成特重

輔臣之賜殊恩已隆於車服雅義並止乎

臣紘臣某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學
富詞章固出聖人神之餘事言關謨訓寔
經天緯地之全能故八卦畫而文字之奧
以開九疇敷則生民之極斯錫茲並爲乾
坤啓秘用能與日月爭光迨殷銘周誥之
旨微千聖之心傳幾晦幸魯論周書之篇
作一旦而道統復明慨秦火暴燒豈有其
行之想雖漢宰將祀終無仰止之誠風遠

蜚揚後雄心於邁沛菊芳蘭秀張豪氣以
橫汾飛白之備雖工撫切聖賢之用織黃
之旗亦壯但加將帥之流誰若明時因心
著作謬及職職備首拜嘉伏遇
皇帝陛下天縱聰明日新學問起潛邸入繼
大統瑞應千年之河清崇郊祀昭假上穹
祥布九霄之露潤隆儒重道左右羅杞梓
之林昭德崇威南北襲貅狠之患每當燕

處之暇輒有論讚之撰存一傚詁五箴宛然正心脩身之學頌豳風賦籍田藹乎務農重穀之仁審藻盈緗非史僕之能數奇葩爛軼豈窺管所可知然雅意篤賢喆之懷故託文攄思齊之蘊謂顏回好學善悟四勿之幾而曾參守身獨契一貫之旨是皆作聖之階梯足為淑人之模範者也既思企而不忘當作箴以自儆欲為顏欲為

會詞約十六字之内願希賢願希聖志游
千百載之前大哉
王言追典墳而齊美猗歟
宸翰頒臣隣以同觀蓋能自得師學旣殊乎
韋布而與人爲善情不遺於芻蕘臣等章
縫末士濫厠官聯文藝腐儒敢躋賢列荷
聖明之眷顧莫傾葵藿之忱辱道義之裁成
曷罄涓塵之報星辰錯落榮踰三錫之光

華金玉鏗鏘喜勝百朋之珍重謹將傳諸
奕世爲子孫之規豈惟誦之終身以賢聖
爲楷伏願懋克復之德爲仁致天下之歸
體弘毅之心脩政保日中之治禮樂斟酌
乎四代王道視虞夏殷周爲有光忠恕流
通於八方天德與人土財用而並盛臣等
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忻忭之至

擬

大駕北征次玄石坡擒胡山清流泉勒銘凱

還羣臣賀表 癸未會試 永樂八年

伏以

王師有征赫雷霆於九塞 神武可紀磨山

川以萬年簫鼓競歸來聽六師歌謳杖杜

干戈忻戢戢睹四海化洽菁莪臣等誠懽

誠忭稽首頓首竊惟內夏外夷大易著陰陽之象觀文歷武尚書贊帝王之謨顧四夷有不通道則五材豈能去兵況茲北虜之強久為中原之患鬼方用捷玁狁於襄殷周雖制之而心服匈奴未殲突厥且起漢唐則制之而力疲嗟炎宋之不能致討元之遂[illegible]忠臣義士羞稱北面者無一人赤子蒼生變為左衽者幾十載陰山塞穢

雪黄雲不散古今愁朔漠暝飛灰白草自
迷天地爰義旗不舉誰堪勒石燕然王庭
永空無復銘功沙漠肆　皇天厭亂揭日
月於中華幸
聖祖興師驅犬羊於絕域然荒服雖盡歸禹
甸而苗黨未全格虞干虜既匪茹兵非得
已茲蠢伏遇
皇帝陛下啓天弘道神功與聖武並昭肇運

成文至孝與純仁乘懋參乾坤而立三極
合胡越以爲一家謂赤海無波已幸鯨鯢
屏跡顧黃沙有穴豈容狐鼠潛蹤爰發虎
符百萬羅羽林之卒載驅熊軾三千肇元
戎之行迢迢天上出旌旗遥奪毡裘之氣
隱隱地中鳴鼓角大振華夏之威玄石按
兵豈數勞軍之細柳清流駐蹕應慚洪戩
于澶淵登擒胡之山俯降王之塞作銘勒

石擬黃帝蚩尤之誅奏凱入關邇衛文孫奭之捷曙色全消朔氣晃皆無揚翻之態邊烽已息胡塵銳歇盡落梅之曲策勳飲至上慈

九廟之神靈執史持書下示百世之祚亂盍師興以義故銘作有嗣貲兵出無名而功不足紀乎臣等章縱下士軍旅之事未聞鉛槧腐儒典謨之文悉睹仰

王師之震疊欲倚劒于崆峒喜邊鄙之輯寧
願洗兵于河漢但諸臣不佞勞　萬乘以
親征而群師何功勉一詞而致贊慨隨喜
集志以言宣懷葵藿之微忠用凱歌而張
吞胡之勝思桑土之遠計見銘石而上繫
虜之書伏願道振安攘政撮命討　蓄神
威於不殺塞外無京觀之封修文德以來
賓關前盡降城之築銘功鍾鼎追舞干固

璽之風保業金甌齊鎬京辟雍之日臣等

無任瞻

天仰

聖懷忻躍之至

林初文詩文全集

明福清林　章　著

男　古度　編次
　　君遷

論

萬物皆備於我

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其微哉君子惟盡其在我而事天之責塞矣何者維天生我非徒凝之以坱然之氣陶之爲隤然之形已也必有

所以為我者在也氣降矣而理隨之形賦矣而性俱焉索之此心而有餘反之此身而不見其不足者是則我之所以為我也我之所以為我者夫旣不假於外求矣然則君子之明理宰氣盡性踐形以懋乎事天之學者亦奚必求之他哉盡其在我而已盡其在我則我之所以為我者不失不失乎我之為我則天之所以與我者不虛而其生我者為無忝

矣君子之繼天立極而天下後世以爲巍巍然不可幾者其惟求諸我之故乎夫人而不知我之爲我者將謂天下之物我無與也是故不爲怠焉者之棄天則爲偏焉者之褻天事天之學廢而道亦幾爲天下裂矣孟子有感焉故爲之言曰萬物皆備於我知萬物於我乎備則我之所以求備乎萬物者惡可已哉今夫我一也而天下之物則榖之萬焉而

難乎其爲紀也以其萬者而備之一吾固知非假諸人而可得者也然則所以與我者其天乎以我之一而欲備天下之萬吾又知非若凡物之難得者也然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其性之理乎理妙於無形矣而曷爲謂之物理會於一原矣而安得萬其有蓋天道之初渾然一太極而已太極分而陰陽立陰陽立而五行生五行生而萬物始紛紛矣有物必

有則自一而萬皆然也則即理而理即性性豈身外之物也顧曰萬物不備於我哉故觀之於此身則貌言視聽思五者異其用矣而恭從明聰睿之理所以善形神之施者我其備之也觀之於人倫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異其分矣而親義序信別之理所以維倫敘之經者我其備之也觀之於天下國家則齊治均平三者異其事矣而三重九

經之理所以成康濟之業者我其備之也大之乎天地之紀小之乎涓涘之微幽之乎鬼神之機明之乎榮落之迹觸之乎太乙之數繁之乎億兆之端以至於前而邃古之所以始後而叔世之所以終舉天下之總總然不可齊之物孰不有理以爲之樞乎則亦孰非我之所具備而罔遺者乎蓋我之爲理旣爲天之所與則我之一心是亦天之所涵矣無

一物而不出於天則亦無一物而不具於我
我之所以爲我者固賴有此理以成其能也
否則块然之氣耳隤然之形耳奚以稱靈秀
之至而立天壤之間哉此固太極之眞推之
聖愚而各足天命之公要之古今而皆然者
自夫拘於氣禀者鮮虛靈之獨覺蔽於物欲
者失清粹之本源則有繼形神之施而失我
之所以爲身者矣則有壞倫敘之經而失我

之所以為人者矣則有裔康濟之業而失我之所以為天下國家者矣見昧於眞性之仁理牿於私心之㦲而所謂大小幽明簡繁始終之故總總然不可齊者皆若無與於我矣惡能以一身而會通之無遺哉蓋至是則我之所以為我者失其眞天之所以與我者虛其意君子之心能釋然乎哉是故不以物之備於我者而自足必以我之備乎物者而所

修不以天之與我者而自脩必以我之事乎天者而自強氣質或拘我也則勵之學問焉以返其淳物欲或蔽我也則加之克復焉以融其體我有五事之善也而我自貞之我有五倫之道也而我自篤之我有三重九經之法也而我自設施而措置之窮大小之機探幽明之變悉繁簡之故析始終之原會大極統體之全復天命各足之妙明理以宰氣也

盡性以踐形也蘊之則有以繼天之志履之則有以述天之事天之所以與我者其不孤哉我之所以事天者其無愧哉彼偏焉而褻天怠焉而自棄其天者視此果何如哉是故以此而達則推其萬物之理以治人而可以建帝王之功以此而窮則養其萬物之理以脩己而可以涵聖賢之德天下後世其誰不樂而懷之吾故曰君子之繼天立極而物莫

然不可幾者求諸我故也抑聞之先正有言曰聖人太極之全體夫曰太極盡萬物之理矣曰全體則萬物之理備矣此固所謂反身而誠者非可望之人人也然聖人爲太極之全體而吾人則嘗求以全體乎太極此所謂強恕而行者人人不容以自諉也然則萬物之理亦博矣君子將一一而求之乎曰理雖萬殊而一本求之於一則可以貫萬求之於

禹則將無一可者是又反約之實學敢併以足孟子之論

王者不卻衆庶

李斯於秦爲客卿故秦議逐客而斯諫焉其言有曰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成其德夫延攬英雄鼓舞豪傑以收渙散圖混一者霸王之畧也斯之言或將述之吾獨以爲不然使是言而出於伊周之口諫於湯武之前也是圖

王之上策也秦政何君也李斯何人也託於正以售其不正一言而流毒萬世庸足取哉何者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王者與天地參者也家六合而戶八荒有分土而無分民衆庶可以却乎顧其計不却者必其所不當却者也或賢良方正可以疏附而先後或奇才策士可以奔走而禦侮有若人焉將羅致之登崇之不暇況乎其來而吾何却焉其或

權謀之士刑名之流傲狠明德荼毒生齒陷當代而慢來世者則維放流之黨極之非過也我奚却之之嫌哉彼秦政攘周鼎滅六國反道敗德窮奢極欲其不足為王者章章也當時之咎於秦者固多然即一李斯可槩見其為人矣斯嘗學於荀卿而失其正心權謀業刑名者也其毀滅世教聾盲黔首之術固有欲待秦而肆焉者一旦而以客逐之能默

厭甘心乎獨計以爲秦政者喜功好名之主將虎視天下莫敢誰何謂有能遂其志者豈其不容且自以德高三皇道過五帝則王者美談固其所喜聞而樂道者甫是張其先世以客之勸假爲王者之說以陷之俾其思之曰吾之王與不王特在衆庶之却與不却爲爲而不厭衆心而儼王業哉故秦欲爲王則衆庶不可却衆庶不可却則客不可逐而斯

爲當晉矣然則斯非爲秦謀也爲客謀也非爲客謀也爲身謀也斯言也將中王之膏肓而發吾之酖毒者也果而聽其言復其官因其策以并天下一時富强之績於秦政顧不稱偉然而封建之法廢則宗廟之福烈矣詩書之禁嚴則儒紳之殃憯矣阿房出長城築蓬萊遊則萬民之命殲矣帝王守世之良規聖賢淑人之雅道一舉而顛覆之先王數十

年生聚之元元一舉而虜劉之卒使秦為萬世暴君之首不再傳而遽族焉者則斯實為之厲階也夫斯固曰王者不却衆庶矣而屠宗而坑儒而虐民其亦王者之事否耶靜言而庸達險壬之所以傾世也倘使逐客之議得行則斯不得用事斯之黨不得分據要途以為秦病秦雖暴不宜甚速敗乃爾也然則逐客之諫所為言僞而辨者先王且誅之又

奚取哉或曰斯亦諫逐客焉爾其心似未必然誠其不然也則當有撫綏眾庶之術致君王道之猷與百里奚蹇叔比然後爲客不負秦矣胡爲乎縱欲以逞耶且韓非獨非客乎已當逐則勸君以勿卻眾庶幸而得志乃不結客一韓非而絕之是巧於自售而不虞其術之可以亡人國忍於自恣而深忌他人之侶吾權吾攸曰非爲秦秦謀非爲客謀爲身謀

而已嗚呼咸陽之哭身且不保小人之禍天下者終自及也夫或者又曰是論斯之爲人云爾言爲盡廢耶夫周公之誥文於王莽之筆則爲奸說陽虎之語編於孟氏之書則爲格言王者之事出於李斯之口則爲禍胎君子亦慎其所以爲人哉

論治者貴識體

治之爲言最不一也然必知有所謂一者其

道乃可以逸而成夫天下之事一則簡二則
浸以煩簡則易煩則難矣四海一君治道萬
綜弗得其一勞且罔功是故識體之說論治
者貴之夫所謂體者言乎其大者也大者一
而已矣其在人身則頭目手足肌骨筋骸者
齊體耳其號爲天君而一大者則心也心泰
而百體隨之是之謂一能制百逸而不勞也
君人者將聯屬天下以成其體者也君人者

之心豈惟其一身之天君寔天下之所以君之而待命焉者也令君人者日役役於法制禁令之詳文爲之細而不誅其始於心即能有所樹建一二吁亦勞矣況其未可致也何也體闕則用乖一不理則萬緒棼焉耳矣是故聖哲之王獨觀其原通達之士必明其故否則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夫惟知其不足貴則莫若識體而已矣識體者得一也得

一者天地之根也天之體得一以清故飄輪
聆乎乾而萬物幬地之體得一以寧故湫盤
浮乎坤而萬物持王者之體得一以無為故
中心守至正贊天地之化育而與之三故夫
天者其道易者也地者其道簡者也王者之
道御易以驅難礪簡以剸煩者也天地逸而
不廢王道逸而難名蓋自古貴之矣堯舜禹
以天下相授受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周公稱乃考文王惟克宅厥心乃克立茲常事仲尼作春秋謂一年爲元年以體元正心爲人君之用夫使數聖人而不識治體則可如其識之而論皆如是則論治者之所貴誠何在也夫執一轡而八駿齊軌者郵艮之術也運一心而六合同風者黃唐之理也是故任相之心誠則稷契伊周爲肺腑矣求賢之心純則元愷宅俊爲股

肱矣平心以布法則禮樂刑政皆精神之流矣惠心以治民則蒼生赤子皆血氣之孚矣故能垂不朽之聲昭無前之烈而爲天地相世主無此心而欲以法制把持天下甚者毁崇高之分侵下寮之職棄清穆之思驚叢挫之場故神弊而績不光形隻而澤不降雖使一時聾赫赫赫之名終無玄淡之味可令人不忘者是則亡秦以後之通矩也豈其治之不

可古也耶不識其體而守之非一也故愈勞而愈難今夫營千金之產者不習擔戴當三軍之長者不執戈矛何者其體有所在也穆穆天子不能持體守一為天下先顧欲兼治于天下前此未之聞也故歷塊非求馬之所而細政豈登理之資膠舟無濟海之功而徒法奚與亟之冀是以義治者必反而制心得一者乃可以宰萬耳善乎先正之言曰有關

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斯蓋識大體者矣能論治者矣嗟夫世亦有識此者矣然或至淸虛棄政竊無爲之稱寂滅喪心貽不振之亂者則以知得一之利而不知所以得一之方故至廢體塞用而不可適治也此學於黃老而不得其術者之爲也夫堯舜以心而相傳則有精一執中之訓周公稱文王之心則有克宅之義春秋聖人君以正

心之學而必曰體元焉者夫惟知其所執者何物所宅者何事所體何理然後知所以得一之方而先立乎其大者矣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大人之體其所謂君人者一大之體歟志於天德王道者亦從之而已矣

天下之政出於一

人主之能總其權者能寄其權者也夫惟所以爲人主也而可以寄乎君子曰權所以爲

人主寄其權者人主之所以自為也夫天下鉅矣天下之政縷縷矣以一人運之則機窒與千萬人籌之則勢分機窒亂勢分亦亂是故人主之權不可以無所寄也在能寄之而已何以寄之相何以能寄之論相也君論相則相賢相賢則正君而君聖君聖相賢兩精相得故上以其權寄下而上無猜下寄上之權而下得展天下且見夫權之有所寄也而

不爭體貌乃正朝廷益尊故人主不勞而享天下之治天下之權未嘗不歸於人主故曰天下之政出於一則能奇其權之故也蓋嘗論之富翁大賈出巨萬而營之四方也豈其習擔夫爭箱橐以與隸力爭出入之權哉然而伸縮有稽息耗有紀貨無滯積利有所歸貲雄里中而親戚貧乏之戚奔走焉者則必得一人焉爲之殖也人主者據萬乘之尊撫九

州之貢初必愛其威命靈爽而私其權則將
棄清穆之思鶩叢脞之場毀崇高之體侵下
衆之分使形焦而澤不降神敝而績不光其
害在賈翁下矣故聖喆之王獨觀其原統一
之後必遁其極則謂吾之權天所寄也吾不
得而私之也吾不能私天之權又不得以一
人而劘天之所寄則求其所以寄吾之權者
莫若相而已矣夫執一轡而入騶齊軏者鮮

[illegible]之術也擇並相而共服同功者貴君之理也故人主之患不在朝廷之不尊而在股肱之無良不在政令之多門而在腹心之無托於是乎諭之左右諭之羣臣諭之天下之人心上之求其齊聖明允若舜禹若伊周次之求其廣文其篤若蕭曹若房杜若韓范富歐者則隆之以禮而不衰也委之以誠而不二也遇之以直而不隨也責之以忠而不偪也

謀之密勿而思議之廟堂而行君明臣良相得既章政有所紀民知其歸故啓沃勤而袞職無闕矣表則立而寮采無曠矣德澤流而萬情無壅矣威靈昭而四荒無梗矣休和暢而三光順百祥至矣何者天下私其權而以威福寄之君君以天之心為心不私其權而以寄之相相以君之心為心亦不私其權而奉天之道以事其君故天下之人亦以君相

之心爲心而不敢生僭越之念以干君相而逆乎天如是而天下之政有不出於一者否也夫天之數也一則簡二則寖以煩夫人之情也一則順二則耦而爭天下之勢也一則重二則散而輕故政出於一而天下不長治者否也古者先王所以不越席而令行不下堦而治者用此道也乎晚世之主闇於治忽之故迷於興喪之途則有援天爲[illegible]肆於臣

民之上而無畏者其權也不寄則有寵任非人而聽其專恣以棄天下之命者其權也不能寄則有君不論相相不正君而相與泄泄傳之無奈何之天者其權也無所寄不寄則偏不能寄則亂無所寄則散此皆敗亡之轍也然則欲關私門一國政而不本之論相者惑哉射者儀毫而失牆畫者儀髮而失貌審本也故人主致治之本在論相耳

觀過知仁

心迹之難辨也久矣世皆按迹而遺心而不知原情以定過此小人之所以有隱奸而君子之所以無全德也何則人不皆聖其誰無過然而有君子之過有小人之過觀人者不可以一律施也太慘刻薄忍險壬常態小人之過無容言矣彼君子者果曷過乎蓋其宅心也仁其待人也恕惟其仁且恕也是故寧

過於愛毋過於忍寧過於厚毋過於薄此其情之所必至而過之所以不終無也夫過生於情在君子固不自知而亦不能自掩也略迹以原心亦在乎人之觀君子者耳苟惟迹之是徇吾慮夫小人之巧於文過者或能倖免於其迹而君子不得已之心將終無以自白於天下也然則觀過知仁之論夫子能不為君子惓惓乎哉夫世之厚望君子者皆將

以無過期之也是故君子之行少有不滿人意者則將指其迹羣然而議之曰彼君子者也何以有是有是無以爲君子矣噫是其迹則然矣而不知君子之心容有不獲已者猶可原也且君子豈不欲無過哉而或值乎轇轕紛紜之際兩可難定之閒在小人處之必至於薄而忍者不得已而酌其情以自盡焉或過於愛或過於厚是亦過之謂也顧其所

以不欲自諱者蓋誠以吾之過爲出於天理人情之至而天下後世之議我者亦必有以諒我之心也此其心孚如青天白日正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者苟議之者不諒其心而必責之備焉則天下無無過之君子而回互隱伏若小人之以過爲諱者又非君子之所樂是終無君子也嗟夫君子無大過者也不幸而有不能免之過譬之寸雲蔽日無損於明

點瑕掩玉不勝其瑜於心蓋未甚病也識君子者乃至於無君子於是乎重拂君子之心矣君子何不幸哉噫君子之不幸小人之幸也何哉天下之觀人皆以迹而不以心故也夫惟以迹而不以心則小人之心爲迹之所晦者多也故曰君子之不幸小人之幸也然則觀君子者宜奈何亦諒其心而察其所由過者斯可矣夫君子之心一仁也仁者純乎

天理至公無私之謂也不得於仁則無過而有過不得以其迹而并恕其心也苟得於仁則有過而無過不得以其迹而并累其心也是故古之君子有不傳賢而傳子者人將議其私矣君子則曰非私也順天命而家天下者也有弑其君而革其命者人將議其逆矣君子則曰非逆也為天下而誅獨夫者也有放其君而復反之者人將議其專矣君子則

曰非專也愛其君以及社稷者也有誅其兄而弗知恤者人將議其忍矣爲子則曰非忍也爲國家討叛臣且以愛兄之終也夫古之所謂明王聖臣此四君子者其選也而尤不能示天下以無過之迹使非君子之諒其心之仁也亦幾乎無以自解矣況下乎此者其能以免於過乎既不能免且不能辭而議之者顧不於其心焉諒之其眞君子之過乎抑

亦譏君子者之過乎此觀過知仁之論夫子所以惓惓爲君子發也雖然夫子常以是道作春秋矣河陽之狩召君也而春秋原其情之順蔡季之奔棄國也而春秋察其情之棘辰陵之盟從夷也而春秋以爲釋義子鮮之出背兄也而春秋以爲重信是豈春秋之輕於與人哉蓋以大道既隱世無全節姑取其心之猶有可諒者寧忍棄之而必病乎其迹也

哉必泥其迹而因以遺其心則春秋之世蓋
無可望君子之萬一者矣君子之觀人而若
是之刻焉亦豈樂與人爲善之心哉奈之何
世之昧此也求有過於無過之中指小人於
君子之内蓋將曰吾以責備乎賢者也吾以
效春秋誅心之法也嗚呼是固然矣其如人
之不皆聖何吾恐議於人者之不仁尤未若
議夫人者之不仁之甚也況其所取者之未

必皆仁而所不取者之未必皆不仁乎若然則是君子之有過者皆將無問而槩仁之可乎嗚呼是又不然也觀人之法蓋可一言以蔽之曰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宅心貴恕是故夫子作春秋之義也

延攬英雄

集天下之事者致天下之人者也致天下之人者容天下者也夫戡禍亂圖混一以光復

以業天下之事寧復有大於是者而可以一人之智勇集之耶是故必虛心以容人俾天下之奇才策士咸自我致之惟我之所奔走而委任焉夫然後羣策畢集而大業用底不然則器不宏者塞效用之途士不至者坐寡助之敗而天下之大事去矣尚能削平僭叛而成混一之業收恢復之功者吾未之前聞也論者謂延攬英雄之謀鄧禹之善翼光武

者其然乎哉其然乎哉請援古以張其說昔舜有五臣而風動之化乃達武有十亂而淸明之績斯揚人君之得英雄以集事也無治亂之世然也餘姑無述已卽在暴秦之季漢祖之所以得天下者獨非延攬英雄之力與識鄰侯於曹掾拔淮陰於行伍禮子房以王師敬平勃灌嬰等以豐祿當時之號爲英雄伏於岩穴者率入其網羅之內庸是以摧服

項滅亡秦而卯金之鼎隨定君子曰豁達大度之主其能致人而集事也固宜鄧禹亦人傑也故當光武之起兵南陽杖策而追之而以延攬英雄之言上焉夫自桓靈失政漸莽孅逆王郎之徒交亂於海內而炎劉之祚爲之中衰矣光武以漢室之冑舉義師而鋤正之雖其震世之才略無負於撥亂興衰之責抑人亦有言曰衆心成城一人之智勇未可

以逞也維時英雄之士分處四方若二十八將之流孰非匡世之良佐孰無勸主之遐思哉顧所以延攬之者非光武之責而誰責乎而鄧禹首之光武從而用之羅羣英而俯其方畧招雄傑而展其腹心一聞鄧禹之諫即知其爲英雄之長也首從而優任之自是而馬援而馮異而耿弇耿恭之儔接武而至焉卒之剗除逆黨囊括區宇嘘炎祚于重光扶

九鼎於不墜偉然稱中興之令主者延攬英雄之功厥惟大哉向使負其智勇以自震而無容人之量則天下之英雄誰不望之而解體而欲以致賢人集事功與漢祖而相後先爲難矣至是而知鄧禹之謀覇王之畧也然則禹誠英雄之士矣而光武何如主耶蓋嘗爲之論曰光武英雄之辟也禹與諸將英雄之臣也不有英雄之臣固無以贊光武之統

不有英雄之辟又何以行禹之言而盡諸將之才

王猛符堅管仲

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曰管仲之器小哉然則管仲之爲人也可乎不可乎而符堅以王猛比之噫堅之意吾知之矣彼其言曰王猛吾管仲也豈不欲睥睨晉鼎吞併中原以管仲

一匡之功屬之猛而已爲桓公哉夫猛三秦豪傑也管仲之事固其所優爲者顧夫猛則可以爲仲而堅則不可以爲桓也何者桓之覇以尊周堅之志以誅晉猛之於此將有不得以桓處堅而又有不忍以仲自處者堅亦胡爲而有是言哉吾嘗稽管仲之功矣兩鄄之會收人心也兩幽之盟孚衆志也以安中夏則講于檉之好以尊天王則登首止之壇

齊毋令而王貢以通焉葵丘不歃而王禁以明焉召陵之禮定而天下之僭王者懼焉凡其惓惓衣裳之聚者無非爲周道計也是故懷宗周之恩者不得不多管仲之力而民到於今稱之者亦以仲之能免民於被髮左衽也堅何人也而欲得管仲以自逞哉彼晉之衣冠文物周之遺也使堅而憫晉之衰恤晉之闕則或可爲春秋之秦穆楚莊也得猛而

輔桓之豈不亦一桓而一仲哉乃今以夷狄之人而欲窺神州之大器是將左衽我衣冠也雖擅我文物也世有管仲且將相乎若桓者起而攘之矣又安敢自以為桓而管仲乎王猛哉夫猛人傑也其亦必慮及此者矣彼其見於堅而談世務也吾又未知其為何心也意者試堅之足以有為而相之以臣晉乎抑亦乘晉之弊而導堅以混一之謀乎觀其

遺言以伐晉爲戒則其就堅之志固在晉而不在堅也猛之意不在堅則雖有管仲之才亦晉之管仲矣而堅安得曰吾管仲乎矧管仲之功雖大而其器則小又未必爲猛之所甘心者而堅乃云然是不惟而自知而亦不知猛矣不然三秦之豪傑固無過於猛者而何以曰未有至者耶堅之言何其僭而妄也雖然使堅而果可以爲桓則猛其亦果可以

爲仲乎噫管仲器小非猛者可以爲是言也猛之於管仲固未必其或之先也以王謝諸賢而不能使晉之不傾猛亦且奈之何哉是故以勢而言則猛固未必能爲仲以才而言則猛也誠不過仲之儔而已矣

六經治世之文

聖人之言所以昭世教而稱至文者惟其有得於道而已矣夫道蘊於心發之則爲言言

之有章而文成焉自世有聖人之文而道教之昭明於不昧者恒賴之是文之有關於氣運也豈其微哉然人知乎聖人之文爲天下之至文而不知聖人之所以爲文者非徒騰口說耀詞章與世之剞劂爲工者儔也蓋以其見道之心闡而爲有德之言不期有文而文自炳天地之精華性命之幾微咸自聖人而發舒之以是爲文此世教之所以有賴而

文之所以稱至也不然則無得於道而其爲言也不妄誕而不經亦空虛而無補文亦猶夫人耳而聖人之六經矣獨稱治世之文哉夫六經之作聖人以其道而寄之言以其言而垂之教天下萬世於不窮者也是故言及陰陽而經有易易者而聖人之文開矣言及政事而經有書書者而聖人之文明矣言及性情而經有詩詩者而聖人之文盛矣言及

節文與聲容而經有禮樂禮樂著而聖人之文備矣言及褒貶與勸懲而經有春秋春秋著而聖人之文極矣之六者爲經不同同之爲載道之器爲文不同同之爲明道之言世教之昭然至今而學者之得因文以見道窮經以致用者皆聖人之遺也然亦謂其爲聖人之文可矣而先儒乃以治世之文稱之蓋文之昭世教者而亦可以觀世運盛吾將而

論之矣今夫世運也升降也觀世道之汚隆
世道之汚隆也觀世教之明晦而世教之所
以明晦者則以文章言語焉爲之階也言固
於心而文順乎理則著之爲經者其意渾渾
其詞斷斷焉而心術精神之藴恒存於文辭
之中即是而可以觀風氣之未溺人心之未
敝謂之爲治世之文也謂其宜夫苟無得於
道而徒飾疑似之見探游誇之詞將以稱文

於世爲賊枝葉之盛根本之衰也吾恐天下將日趨於僞言之弊而世教且因之以晦矣安在乎文之爲治世耶昔伏羲神農黃帝堯舜與夫文武周孔數聖人者相傳以道相授以心或繼天以立極或與道而致治或撥亂而興衰以其所躬行而心領者出之爲垂世之文是故易之爲經也奇而法世賴其文而陰陽之變以明書之爲經也疏而通世賴

其文而政事之體以達焉詩之爲經也正而葩世賴其文而性情之則以理焉禮樂之爲經也恭儉而莊敬廣博而易良世賴其文而節文謹聲容善矣春秋之爲經也屬辭而比事謹嚴而得體世賴其文而襃貶定勸懲昭矣蓋修道以立教順理以成章聖人之所以爲文者固不在詞華之末是故上可以爭日月星辰之光下可以煥山川草木之色前可

以關帝王道法之精後可以開百代昭明之治文之爲道也斯其至矣稱之曰治世之文其眞知六經之旨者哉降此而至道無傳浮靑娩起於是乎有雕刻爲工若國語者非無文也而君子傷其世之衰有詭詐是尚若戰國策者非無文也而君子憂其世之亂敝而至是惡用文爲雖然六經之文不可尚矣然而豈聖人之得已哉吾想乎太極渾淪之始

而道涵於玄默之中固無所謂文也迨聖人者出而道在於聖人之一心經未著而文亦不彰然而天下之至文恒存焉故吾心有陰陽即無畫之易也吾心有政事即無謨之書也吾心有性情即無言之詩也吾心有中和即無體無聲之禮樂也吾心有是非即無褒無貶之春秋也不必為經而經立不必為文而文明此固聖人之所欲者奈之何心學難

傳至道易曉不得已而六經作焉然而

愈趣而愈下文

詞愈煩而愈支

公之詩二戴之禮鄭衛之樂左氏之春
秋皆無得於道者而其為六經之累也不亦
大哉嗚呼太羹之食而粢盛之後也玄酒之
用而醴醆之設也其亦勢之所必趨也已欲
為治世之文者尚其求道於吾心

聖賢得民之難

民心果難得乎德之所孚此感而彼應民心果易得乎化之所流先塞而後通然則難易之說孰信曰難也夫所謂得民者豈其徇人以責旦夕之效違道以邀過情之譽哉將格之以其心服之以其理俾斯民之濡吾化者優優然如沃壤之漬霢霂入之深而潤之至也故政有所當更俗有所當革雖民之所不

知而共駭者吾亦奮然行之至於譏謗叢興而弗顧焉何者民可與樂成而不可與慮始久之自將順於吾之理且諒吾之心而賴焉以爲美談矣故觀之乎化成之後見民心之與我一也不煩刑不恃勢而順治之績章也夫焉得而不曰得民之易然而當其初則固有也疑而弗違阻而弗宣若水炭之不相投者又焉得而不歎得民之難哉是道也孰稱

之稽之於鄭大夫子產固非神於治者稽之孔子其惜乎孔子大聖人也子產亦賢者也之一聖一賢者豈不欲速化以收民之心哉亦豈不能為赫赫之政令民之遽登吾理喻吾志哉顧民之可以德感而心通者其常也有時乎施其德於法令禁制之間運其心於物采等威之外則民之駭而疑疑而謗者其勢也是故子產為政而民有褚我衣冠佇我

田疇之譏甚則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嘗爲政者將民是生而幾不免於自及焉是果子產之厲民耶抑亦誤之未諒子產耶甚哉得民之難吾猶以爲在子產宜爾也乃聖如孔子而爲政之初亦不免有麛裘之謗何耶君子曰信哉得民之難也自古而已然矣以舜之風動四方而不無逆命之苗猶爾有苗之民非我族類也以武之承清四海而不無頑

爲之與齊猶曰伐君之事自武王始也以文之咸和有夏而不無待於武周之[illegible][illegible]百年而後教化大行維三旬數舞干之化萬世信秉鉞之心而遏睃有聲之頌且籍籍焉說者尚謂其履重熙而申義舉者其得之猶匪易也況當乎七族之横三家之强民習於陵僭之俗而不察吾乃欲一旦而更張之則其疑沮而爭諍者又非勢之所不免耶是故執鬪

之歌必見之三年之後而袞衣章甫之歌亦必以三月後得之得民之難賢聖大抵然也其有遲速之不同者則聖賢之分限之耳未可謂難於賢而易於聖也向使果有爲焉者則孔子之聖宜無俟於三月而治矣又奚有於朞月而可三年有成必世而仁也哉噫得民之難斯其至矣雖然子產豈敢與孔子論耶孔子之得民也一其心子產之得民也止

於頌心之所得者深故信於市刜於途皆王化也而生榮歿哀至今有遺想焉頌之所得者淺故盜息而民畏皆明功也子皮代之而萑苻之澤即爲盜藪焉其敎既知此而況其得之以三月者其與三年者又大不侔耶吾獨謂子產有治國之才而得行其志其成功之速如者量則然也孔子有綏來動和之歌有康濟天下之猷有二帝三王之德卒不得

以竟其施而徒不試之於魯豈非斯民之不幸耶向使其得邦家而治之則神化感通之妙誠有如子貢之所稱者雖謂聖人之得民易也亦宜

鳳凰翔於千仞之上

惟不以天下之物役吾心故能以吾心而藐天下何者吾之心翹乎高明然明浩浩然廣也下焉者累於欲者也暗焉者蔽於利者也

狹焉者困於俗者也是則我輕而物重我小而物大我不足而物有餘我且藐焉居物下物則藐天下而得吾趣乎是故袪其累撤其蔽破其圍卓立霄壤俯視塵寰是所謂千仞之鳳凰也曾點之類也點之志不以治賦不以足民不以禮樂而以樂天者也故夫子歎之曰吾與點也朱子從而稱之曰點之志鳳凰之翔也樂天高乎盈天地者道也會道者

心也其與道不相入而能爲吾心之累者物也逐物而違道則卑喃而狹何以範天下得道而忘物則高明而廣何以入吾心即富貴可欲也吾且泥塗軒冕塵埃鐘鼎而不爲所樊籠即功名可願也吾且性中黃虞分内夔龍而不爲所繒繳即榮枯得喪炎生脩短紛紛然可喜而可愕也吾且天地爲逆旅萬期爲斯須澹然世路之中而不爲所攖牽譬之

鳳凰之搏九霄翔千仞翺翔八荒睥睨六極矣視彼齷齪之士者不啻鷦鷯之巢枝雞鶩之爭食也何卓犖也嗟夫點也吾未知其於道何如也然而觀其言則高矣何也道不違身心不違道樂不違心春之暮也服之成也大塊召我以烟景也冠者五六也童子六七也斯人假我以儔儕也沂之水也舞雩之風也造物之無盡藏也遊而詠也詠而歸也天

機之活潑而無窮也懷以景舒是對時育物
之政也愛以類行是博施濟衆之恩也心與
造物遊是旋乾轉坤之功也聲與天機動是
都俞賡歌之舉也此何樂哉脫富貴之樊籠
辭功名之繒繳謝世路之纓韋是其似以爲
千仞者也倘其持以顏之四勿約以孔之一
貫道有眞詮而其意非誇也心有實際而其
樂非强也卷而懷之高岡之隱也睛而出之

朝陽之飛也究而施之鳴岐儀庭之瑞也如是則天不足以論高日月不足以論明九垓之外不足以論遠矣惜其不出此是所以爲狂簡不如三子者也是至於千仞而止者也